

讀書通訊

第一一〇期

半月刊

學術論著

論簡字與六書

——致陳光堯書——

吳稚暉

光堯按：此信係 吳稚老披覽拙作「國字偏旁表」，及「識字捷徑」二書原稿後，致作者之親筆專函。「識字捷徑」又名「六書萬字典」。原文共計宣紙八行箋四十頁，至可寶貴。且 吳先生以將近八十之高齡，而如此熱心指導後學，更令人不能不敬佩。稚老精神之健美，慚愧自身之辱蒙誤許，而環境不能使作者符其雅望。所謂「偏旁表」者，係將數約五萬之全部國字，用科學方法，歸納為一千二百餘字根，下綴其所附屬之各字。學者識此字根，即可以少取繁，編識全部之國字。所謂「六書典」者，係將現在常用之一萬字，參照說文，及其他六書古籍，逐字加以六書之詳解，及與有關各字之比較。學者參考此典，則國字之六義既明，認識記憶自皆便利，且不至有再寫白字之慮。此二書大體均已完成，只待整理及補充工夫。若為應用計，則一年內當可脫稿就正于高明也。

陳光堯附志于重慶。

陳先生執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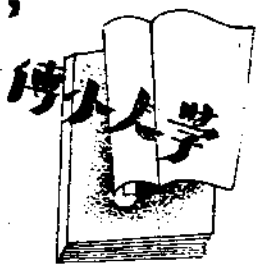
先生賜讀大著，一瞥中知精義甚多，且知用力甚勤，故必欲細細循讀為快。然苦於終日繁忙，竟抽不出時間細讀，而又愛不忍釋，因而就擱先生旅中之時間不少，抱歉。今仍止能粗粗拜讀，不能不奉還，因即閱一年半載，亦不能細細卒業也。

鹵莽滅裂，瞎下斷語。知極草率，必於先生真意牛頭不對馬嘴，聊博一笑可也。

先生欲為文盲改良識字增多億萬人之幸福，其初意也。然雖輾轉於楷書之形體，而求改良，而又不屑學王安石「字說」之所為。故從前為簡筆字，即欲探源於章草等等，不甚滿足於時人「聖」作「一」，「賢」作「矣」等等所為。今又欲直探六書之本源，為改良偏旁之張本，則可見先生真欲繼秦政李斯程邈諸人，又駕而上之，為合理之改良，使國字立一永久簡易之規模，其意甚盛甚盛。但既然如此，值得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化數十年之力量，造一系統秩如之大業。不必急於問世，僅為文盲計算，致成不古不今，驢非驢，馬非馬，駝子跌交，兩頭不着實之狀態。

如其專為文盲，用先生之簡字，加以注音即可。其檢字典，即用王雲五等苟簡之法，即已簡而有功。若多用條例，至於深入之人看為容易，而文盲反厭其條例繁多。文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古人所謂：「雖善無徵，無徵不信，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勿從。」先生徒恨政府不積極幫忙，無益也。

職此之故，弟以為先生若欲澈底為國字，奠定一合理而永遠簡易之基礎，必值得費數十年工夫，廣羅古書，作一澈底之改良。本於古，合於理，宜於今，不必一定為文盲作苟簡之企圖。



契訶夫評傳

阿爾勃賴脫著
杜秉正譯

安頓·保羅維支·契訶夫被托爾斯泰和其他同國人稱為俄國的莫泊桑。在技巧上他和莫泊桑及都德相似，他敬佩地研究他們；但他的理想和對於整個人生的希望却是很不相同。契訶夫的故事，不及高爾基的激烈，但好像更真誠似的，這也許因為故事的結局比較寧靜地，精巧地完成的緣故。他的傑作好同他的朋友兼先生托爾斯泰，或同屠格涅夫，或杜斯托依夫斯基的相比。

契訶夫一八六〇年生於坦根格洛格，是一個解放了的受過教育的農奴的兒子，他的母親來自商人階級，文雅仁慈。因為家無財產，契訶夫在十六歲就開始自謀生計，他十八歲畢業於坦根格洛格高等學校，第二年跟他的家到莫斯科，在大學裏專攻醫科。同年，一八七九，他開始職業的寫作，投寄短篇故事和隨筆到彼得堡的報紙和週刊發表，有時用假名契康脫，有時就不署名。一八八四年他在莫斯科大學研究醫學結束。他在索望尼哥洛特做一個醫生的助手，就被介紹到職業的文人圈內。契訶夫一直做了幾年醫生或醫官，即在他成爲一個名作家後，他對於醫學仍有興趣，稱它爲他的「合法的妻子」，並證明它對於他的文學訓練的價值。一八九二年霍亂流行，他無報酬地服務本縣，計劃阻止的方法。契訶夫爲公的精神也可從如下的幾件事看出：他當過戶口調查員；幹過賑災工作；一八九〇年作了一次艱辛的長途旅行到索克哈嶺考察犯人的待遇；他建立鄉村學校，和鄉村教師做朋友，寄予他們以未來開化大眾的期望。旅行養成他大公的精神態度，和客觀地考察俄國的能力。醫生的冷靜敏銳的觀察，再加上他對於精神和肉體疾病診斷的天才，使他準備終生研究俄國廣大的各階層人物和他們日常的生活情況。

當他的作品帶給他以名譽和財政上的安慰時，契訶夫就不顧因體弱而起的使人抑鬱的疲勞，勤奮地不斷寫作，他閒暇的時日大都消磨在園藝

上，或公開招待農人，乞丐，游民，小動物和孩子，商人，教員，牧師，藝匠，作家，和輕佻的交際婦女——總之，所有前來拜訪他的人們都能使他和那個俄國保持接觸，那個俄國就是他的愛人和歡樂，也是他的悲憂和失望。

至少在一九〇四他逝世前十五年，契訶夫一直爲肺癆所苦——這事實只要讀者留心故事中患肺病者的數字，和他對於這一疾病各期概況特別的明瞭，如訂婚者和居斯夫，就不難看出了。明白了這個事實，我們便可把他故事中的一點沮喪，和他感覺異常的敏銳都歸因於他的健康狀況。他的疾病強迫他拋棄乘坐三等車旅行，這在他認爲是獲得文學材料的一個方法；疾病又逼他在克里米亞的耶爾泰浪費了一些時間；而且有時竟迫他臥病牀褥，但是從沒有使他成爲一個嗚咽者或偷懶者。在他的筆記簿裏他記下由於出血以病十六天的經過情形，其中就寫着在這期間「托爾斯泰來看我。我們談論着不朽。」契訶夫天性羞怯，最怕極度悲慘的傾注，所以當他記載別人的傷心和悲劇時常加嚴厲的抑遏。因爲他對於人生的痛苦這樣敏感，他必需學習自我控制。那門功課就是他的醫生訓練的一部份；他的文學信條之一，就是一個人必需學會鎮靜時寫作。他的有關批評高爾基作品的書信清楚地表示他認爲強烈的感情狀態是一個文學上的錯誤。

契訶夫初期的故事和隨筆都不及成熟期更嚴肅的作品，正像他輕鬆的趣劇不及那些劇本如范耶叔叔、海鷗、櫻桃園，和三姊妹一樣。早期的故事和隨筆偏於機智的諷刺，粗俗的滑稽，和古怪的荒謬。有些只是簡單的奇聞或趣事。有許多的結構都是基於趣劇的情節、錯綜，或驚險。有些簡直是不可相信的，如公務員的死和一齣戲，悲劇的結局黏上歡樂的虛飾。黑暗中、靴、神經病、夏天的別墅中，和犯罪都可列入初期作品，顯出完全粗俗趣劇性質的笨拙和煩累的錯綜。啊！大眾、小題大做，和一件

藝術品，算是比較有幾分可愛的例子，看得出契訶夫盡量發揮情節的性辭。一八八七年寫的高索克人表示他跟一個在範圍上不能寫成短篇的故事鬥爭，其結果在末尾，寫上十行有關什麼是短篇小說最好題材的結語。有些隨筆是可懷疑的，無價值的，如太早和村舍，小孩輩在契訶夫的名譽之屋中是文學上的一隻螻蛄。他深知他的許多早期作品都是殘屑，像他自己書信中所說的，若去翻閱它們，再把它們和「孕育在他的腦中」的大事一比，就使他「不禁和煩惱。」

契訶夫很早就有一種荒謬、詼諧、和奇想的天性，這就是在悲慘或陰沉的情景中也會稍露幾筆的，像耶可夫（見洛斯且爾特的四弦提琴）當他的妻子患病，他已開始替她製造棺材的時候，還要計算她的損失，或者如范洛第亞中的年青主角，當他對愛情和生命都感到悲慘的失望時，還有人問他：「我想，你患着齒痛吧？」諷刺就在契訶夫成熟的作品中仍然存在，不過這已變得更靈敏，更洗鍊的了吧，如誹謗和無題的故事。有關動物和孩子生活的故事繼續露出他年青時代輕鬆的筆觸和遊戲的心靈，像在家中一個小抽煙者的故事，和誰將受罰？及偶事各篇。我們還可發現契訶夫溫和地開玩笑的觀察，這一癖性更是可愛，例如：「那雙笨重的大套鞋總被看見穿在務實的和謹慎的，且具有堅定宗教信仰的人的足上」（見安靈祭）；還有他的人物可笑的拘謹和形態逼真的繪畫；以及常使他的描寫生動的古怪的比喻。

契訶夫最好的短篇故事妙在許多不同典型人物的創造；妙在他們的整個意識和對於人生遠景的絕對真實化；妙在愛情，悲憂，和痛苦強烈利那間的表現；妙在行為問題的提供；妙在個人及其環境和社會各階層間關係的研究。契訶夫早期的作品着重於偶事和結構，但是成熟期的作品却致力於他的人物理智、感情，和精神生活的完全真實化。

批評家常常這樣確信契訶夫在他的故事中表示意見，甚至於不表示贊成或反對他的人物，同時契訶夫自己也這樣公開地註釋他的「客觀態度」，他的「不關心」，他的「給人以人並非給以你自己」的規律，因此這裏值得注意，當他給予我們以人時，雖然這樣，契訶夫却很想給予我們許多關於他自己的意見。他的兄弟想學習寫短篇故事，他勸告他道：「主觀性是可怕的東西。這是最不好的，露出作者的手足。」其實，契訶夫自

己差不多從來沒有這樣做到。不但他的手足，就是他的思想和感情也露出來了，在他的傑作中，這些如此滲透他的故事，致使讀者覺得他的感應是自給的。不過，契訶夫有時，顯然，借人物來描寫、敘述，和闡明，甚至於宣傳有關人民、制度和問題的見解。這些人物甚至於在他所喜愛的題目上，如下層階級的提高方法，發表長篇的演說。主要地他想用純現實的描寫間接表達他對於人生的批評。「人將僅僅變得較好一點，」他在筆記簿中明白地寫着，「當你使他看見他是像什麼的時候。」

即使當他描寫人物好像最客觀時，他們也會被看出，在反省和對照上，露出明白的熱情和嫌厭。契訶夫慣常地攻擊低賤、粗俗和平凡；攻擊淫猥、卑鄙和貪婪。他從人們的眼睛、聲音、外形和姿態，又從他們的服裝，習慣和用具寫出這些缺點。從外形觀察內心的缺點是變化無窮的。他厭惡富人粗俗浮華的奢侈（如醫生的訪問），正像厭惡窮人的污穢一樣。愚蠢、自滿和落後是大罪惡。他特別研究各色各樣的懶貨、流氓和無用的夢想者。在艾格菲亞中他描寫漂亮的、健康的、為婦女們所深愛的懶貨；他描寫鄙視每日勞動，依靠和尙為生的棄教猶太人（如根除）；他描寫經常借債度日的快樂人（如亞里亞德中的迷海兒）；他描寫賭博、偽造，并不顧他仁慈的伯父信用的廢人（如父親）；他描寫把男人做犧牲品而自己失了靈魂的淫婦（如亞里亞德）。但這些人並沒有一個直然加以處罰，只是一律視為有缺點吧了。

那些由於固執規定的細目或太當心身體安適以致錯過一切人生大事的人們，在契訶夫眼中，也是同等地可憐的。在教育這個題目下，他寫入筆記簿中道：「要適當地嚼碎你的食物，」他們的父親告訴他們說。他們就適當地咀嚼起來，每天散步兩小時，洗冷水浴，可是他們反覺得不快活，和無才力。「工廠的女繼承人栗柴（見醫生的訪問），她有金錢所能買得到的一切，但身心上她是有病的，麻痺的，因為她沒有替自己找工作，沒有用她的財產去買教育或對於人生的旨趣舉起她懶惰的重負。在文學教師中，肉體的過度安適和快樂致使教師喪失精神胃口和理想。相似地，在伊奧尼奇中醫生內心的衰退和他的物質的成功同時並進，其結果他的發財徒使殘酷乖謬的幻想，蠻橫粗暴的脾氣，和大塊的肥肉得到滋長。再在醋栗中不幸，這兄弟，在種有醋栗樹的自己的田莊上，完全滿足於生活之夢的實

現。他逐漸這樣喜愛蔬菜，竟至變作了一頭真正的豬欄，除了不能嗚叫以外。

「俄國，」契訶夫嚴厲地批評道：「是貪婪和懶惰者羣的土地；他們大量地吃喝鮮美的東西，喜歡在白天瞌睡，又睡得鼾聲大作。」懶惰和縱慾他認為是愚蠢和平凡，理想和進步心喪失的主因。契訶夫的教義是不以成功為滿足的，即使前面的光明模糊，甚或完全不見，也得繼續向前奮鬥。高爾基在他的契訶夫的回憶錄中說道：

「在那羣陰鬱灰暗的絕望者前面，走過一個偉大、聰明，又善於觀察的人像，他注視着他的國家中所有這些陰暗的居民，且用悲哀的微笑，用溫和但是深長的讚賞的口吻，臉上和心中苦痛地，態度可愛真誠地，對他們說道，「你們生活得很壞，我的朋友。像那樣生活着是可恥的。」」

無疑的契訶夫在許多故事中志在打擾國人的酣睡——就是說他有改革的精神。但是，對於安逸的慈善家，愚蠢和殘忍的提拔者，懷抱着達不到的改良而又懶惰的夢想者，對於那些人沒有人比契訶夫更不能忍耐的。醋栗、在家、公主、訂婚者，和夢魔都是他研究那一類改革家的作品。因為他出身農民，懷有民主思想，他自己又熱識窮困，他繼續跟窮人和下等人做朋友。財富有它的重累並且可以成為災禍這個思想被刻劃在鞋匠和魔鬼中，又直接表現在醫生的訪問中。但是窮人的痛苦，他們所忍受的不平等，和對於下層殘酷的制度都是他的故事中經常的主題，如洛斯基爾特的四弦提琴、職務和逃亡者。另一鍾愛的思想就是仁慈的錯誤，並非由於博識，眼力和仁愛所激起的仁慈。夢魔中冒牌的改革家，既不熟識地方的情形，又不能看出藏者醜陋外貌底下的內層，以致嚴重地錯判了耶可夫，這粗魯的牧師，他着實比那自以為有修養、企圖撤他職務、喜歡議論是非的人做了更多的好事。這貪食的豬欄，錯栗中的地主，他決定應該關心自己靈魂的超脫，還要虛誇地給予農民以海狸油、蘇打、烈性麥酒和其他愚蠢地贈給人的物品。他還絕對滿意於他的農民管理。公主中飽食終日的施主也有同一態度，她對於下層最高的賜予就是一條明亮如陽光的視線——亦即她自己的巡察。她干涉人們的生活，使他們看見他來就討厭，——因為他對於窮民和賤人並無愛心，但只是幻想她自己扮演他們的好天使的角

色。在家的翁替·戴沙並沒有明白農民的需要，她的服務有害於他們，和有利一樣。醫生的訪問有一頁半致力於工廠的生活情況：二千工人在一百個不公平的監督之下做工爲了二三個在情理上都不宜享受他們的利潤的廠主。這些廠主還裝出虛偽地滿意於爲了工人而開辦的講演、茶室，以及這類設備——並非一些過分的，但「可以比作對將死者的款待」的改良。同一主題在藝術家們的故事中也追敘了幾頁。藥品、醫院、學校和圖書館只是創造新的需要，強迫農民比過去更苦地做工吧了。成萬的勞動者生活在寒冷、饑餓，和恐怖中，連野獸都不如，在他們苦工的可怕重壓之下，並不需要所有這些施捨物，反更需要閒暇的時間去想，去召回他們的靈魂。這只有上層階級停止贈予或賣給他們這些「改良物品」，再將他們自己的肩膀放到車輪上去的時候才能到來。讀者可以把契訶夫在我的生活中對農民真正的見解和他的故事中有關這方面的思想比較一下。

契訶夫所夢想的新俄羅斯不單是有關新制度的建立——他滿懷希望地期待着的新制度——而且有關大眾生活情況和工作的實際改革，以及社會各階層教育的普及。契訶夫也把一些有關教育的思想寫進他的故事，但這個題目並不被嚴肅地處理着。有一個初期的故事，名叫粉紅色的襪子，他寫一個大學生娶了未受教育的妻子，這樣安慰着他自己，他想粉紅色的襪子至少比藍色的可取，他想女人的淺薄是由於她的職業——「愛丈夫，養孩子，和調製生菜食品。」幾點不重要的教育理論在誰將受罰？和在家中輕鬆地討論着，那裏還涉及訓練小貓和孩子的問題。亞里亞德中更嚴肅地討論着教育婦女放棄「吸引并征服男子」這唯一目的的方法要從開始就沒有原諒和恩寵地給予她們絕對的平等。托爾斯泰以爲這是契訶夫自己的態度，這點我們可從他對於可愛的人的批評看出。契訶夫對於教育的極大關心，這從他的書信和生活中很可見出——如建立和改良學校，以及企圖邀請朋友參加改善學者的待遇和身份。他說，教師應該是藝術家，深愛他的職業；但除了理想外，他們一定要有書籍，一定要從窮苦和卑賤提升到在社會上有尊嚴的地位；因爲他們的職務大部份有關新俄羅斯的建設。

儘管他一般客觀的態度，契訶夫這樣刻劃人物的特性和典型，結果不單傳達對於人性普遍公認的真實，也傳達他自己對於人民的批評，他的理想，和人生哲學的斷片。有時他把客觀性丟在一邊，直截了當地發表他的

訓示。至於間接和直接不同的程度可從比較悲憂、洛斯且爾特的四弦提琴、流亡中、圍丁的故事、誹謗和學生各篇說明。

契訶夫故事典型的描寫常常好像反映作者個人的憎厭。其中有嘔吐的人物，如我們在配欵葉格，無保護的動物和一齣戲中所看見的。倨傲和自私的人物可笑地得意橫行在他的篇幅上，這樣他的故事證實他朋友的評語：說他把忠實和簡單視為最寶貴的人性。我們也可推知契訶夫對於那些人的鄙視，他們由於恐懼，過分小心，或只想躲苦，以致縮小他們的人生經驗。流亡中和關在箱裏的人都可說明這態度。契訶夫盡所知地描寫許多不同的賤婦，但總把她們繪成可鄙的：如倪太，她心裏並無愛的星火，她却玩弄范洛第亞年青的熱情，引他到自殺（見范洛第亞）；炸麵中卑賤的妻子，她被引誘和下等人接近，從沒有真正地理解她偉大的丈夫科學家，直至他死；泥土中這個可怕的放蕩的猶太女人；肉食的亞里亞德，視男人為她合法的犧牲品（見亞里亞德）；和許多捲毛犬般的女人，耽於官能的滿足，用心身活動的本領換取過度休息和一種精神細胞的脂肪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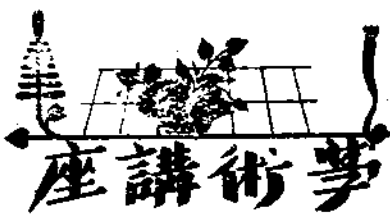
很顯明的，契訶夫固然十分嫌惡某類人，但他同情卑賤者，無助者，和苦難者，他又仁慈地理解并寬恕無知者和犯罪者，這些人與其說是社會的，毋寧說是他們自己的仇敵。他坦白地，用和善的家庭醫師態度，診斷他們的疾病，從多方面研究乞丐、酒徒、衰老者，不貞和過失的女人。在依賴者中酒鬼老乞丐，他雖是社會的累贅，還有一點人類尊嚴的殘餘，因為他的慈悲勝過他的吝嗇的支持者。信中，父親阿納太索，從牧師的觀點看來他是一個墮落的酒徒，但甚至於他還保留着基本的人性，這使他的勸告比那十分可敬的牧師出於妒忌和憤怒所說的勸告更是忠誠。藝術中懶惰的藝術家對他自己和對人們同是一個重累，但有一年，終於看到他藝術的勝利，當他在冰岩上彫出奇異的「約櫃」，有鴿子、十字架和虔誠地製成的圍着精美花邊的講台。父親中，嗜酒求乞的父親對他女兒的愛光耀了他的恥辱；雖然他們懊悔糊塗的生活太晚了，但是出於真誠的，這使洛斯且爾特的四弦提琴中的耶可夫和悲憂中的酒徒成爲仁慈可憐的人物。問題中的好叔叔，頭腦和心腸都嫌懦弱一點，但和粗暴的叔叔們比較起來，雖然後者能正確地判斷他們姪兒的個性，不過前者仍是一個更好的人。獵人中的配辣琦亞和天才中的喀替煙，愚蠢地把她們的愛情賜給既不配收受

的又毫無反應的男人，但我們不能不對她們無報答的忠貞表示同情，正像不能不對可憐中的車夫表示同情一樣，這車夫，他沒有勇氣再想對過路人逐一訴述兒子的死亡，到後來，遭受了人類殘酷的冷淡，只好夜間起來對一個會傾聽他的牲口——他的老馬，訴述他的悲苦。契訶夫能夠突入面貌可憎的人物的內層發掘隱秘的美點。醫生的訪問中神經衰弱的女繼承人栗柴是所有醜惡不堪的東西中之最醜惡者，但是，由於內心的悲哀，由於想起她虛偽的身份而覺醒的憂慮，穿過她陰鬱的面罩，終於隱約地看見一些光明的事物。更驚奇的，夢魘中的鄉村教師葉可夫，外貌奇醜，但被發現了隱藏在這副奇醜外貌底下的仁慈，眼光，和自我犧牲。契訶夫的同情比較他的憎厭顯出一個更廣大的範圍。在記載契訶夫對動物和孩子感到興趣後，亞歷山大，古柏林（在契訶夫回想錄中）說：「和他接觸過的各種簡單的人民，如僕役，使者，挑夫，乞丐，游民和郵差，他們用偉大和真心的愛，敬重契訶夫。」在他死後，各種人民好像都想爭取他做「知己的朋友。」

（下期續完）

投稿簡約

- 一、來稿不論創作或翻譯，一律歡迎；但翻譯須附寄原文，或註明出處。
- 二、本刊內容分：時事論壇、學術講座、學術專著、學習指導、生活指導、文藝叢談、科學珍聞、圖書評介、學校通訊、青年信箱等欄。
- 三、來稿文體，文言、白話不拘。
- 四、來稿請用墨筆，一面繕寫清楚，並加標點。
- 五、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以便通訊，發表時筆名得由投稿人自定。
- 六、來稿發表與否，恕不預覆；原稿亦不寄還；但附足郵票聲明退還者例外。
- 七、來稿編輯室得酌量增刪，如不願者，可預先聲明。
- 八、來稿如合用，當酬現金每千字二千至五千元。
- 九、一稿數投，或是抄襲之作，請勿惠寄。
- 十、來稿請寄「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讀書通訊編輯室」



學術講座

中國小說源流述

祝文白

一 起源

小說二字，最初見於中國古書者，有下列數處：

(一) 莊子 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外物篇)

(二) 荀子 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正名篇)

(三) 漢書藝文志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窮義狂夫之議也。

(四) 張衡西京賦 匪惟玩好，適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就莊荀二家之說觀之，均不免有輕視小說之意。據班氏所言，則當時之小說，不過為一種街談巷語，因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觀其所列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中，有依托者，有非依托者；有出於戰國者，有出於武帝時者；有似後世之小說者，有不似後世之小說者。惟虞初一家，九百四十三篇，雖其書已不傳，然就張衡西京賦，及魏志王粲傳注引魏略云：「臨淄侯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二說觀之，似與後世小說相近，已足供娛樂之具，而為後世小說家之鼻祖矣。

自班志後，稽史藝文志或經籍志。多有小說一類。然其間有一種明顯之分歧點。即五代以前之小說，皆以著述為事，多濃繡綺縟之文。五代以後之小說，皆以講演為事，多明白曉暢之語體。輟耕錄謂：「宋有諺詞小說」，即白話小說也。又有陶真者，即唱古今小說評話也。按堯山堂外紀云：「杭州管女唱古今小說評話，謂之陶真」。瞿存齋過汴詩「陌頭商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是宋代所謂小說，實為當時雜藝之一種，重在口談，隨時生發，其體例蓋與演史大略相同。至明清以來，凡非演述古史之作品，如西遊記，紅樓夢等，名之曰小說，於是小說兼及於描寫世態等白話作品而言矣。

遠溯小說之起源，當推神話傳說。蓋洪荒之世，民智未啓，任何民族，均有其故老相傳之神話。若印度，若希臘，一一皆然，中國固莫能例外。其散見於各書者，如莊子鯨鵬之寓言，蜩角之鬥爭，姑射之神人；列子之愚公移山，夸父逐日；淮南子之后羿射日，姮娥奔月。以及左氏傳，

韓非子諸書中，亦均有相類之紀述。惟於現存之先秦書中，求其保留神話傳說之多，而足為後世神話小說之濫觴者，則莫若山海經。山海經中神話傳說之最有名者，則莫若崑崙山與西王母。後世至以崑崙山為天國，西王母為神仙，殆都出於臆想。中國地理之書，莫古於禹貢，訓詁之書，莫先於爾雅。禹貢所述之崑崙，不過黃河上游之一山，爾雅說之西王母，亦僅為西戎之一國。乃山海經及莊列淮南諸書，均據太古傳說以為實，歷世相沿，遂成小說已。

二 分類與體製

兩漢以後，小說之著作漸多。史家稽班志而脩圖書目錄之學者，為隋書之經籍志，長孫無忌既分古今羣籍為四部，而小說仍隸屬子部之下，凡記笑談應對之書，敘藝術器用之作，亦一概收入。於是範圍益廣，卷帙益多，明胡應麟氏加以整理區分為六類：

(一) 志怪 如干寶搜神記 任昉述異記

(二) 傳奇 如伶玄飛燕外傳 樂史太真外傳

(三) 雜錄 如劉義慶世說新語 孫光憲北夢瑣言

(四) 叢談 如沈括夢溪筆談 洪邁容齋隨筆

(五) 辨訂 如戴埴鼠璞 趙崇鉤鷄肋

(六) 叢規 如類之推類氏家訓

似此，凡不能入經史集三部之書，而在子部中又不能自成一家者，均可納之小說，則小說之界限，將漫無紀極。故清代紀昀編四庫提要分小說為三：一雜事，如西京雜記；二異聞，如山海經；三瑣語，如博物志。然此三類，實即胡氏六類中之志怪雜錄二者。不特宋以後之平話演義，悉未採錄，即唐代之傳奇，亦屏之小說以外，則又過於簡略矣。近時周樹人作小說史略，依據通俗小說之內容，共分八類如次：

(一) 講史 三國演義，水滸傳，北宋三遷平妖傳等屬之。

(二) 神魔小說 西遊記，封神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等屬之。

(三) 人情小說 金瓶梅，紅樓夢等屬之。

(四) 諷刺小說 捉鬼傳，儒林外史等屬之。

(五) 以小說見才學者凡三：一、文章經濟之作，如野史稗官；

體，長篇類多白話，文言可分隨筆傳奇二體，白話可分演義描寫，彈詞三體。茲分述之。

(一) 屬文官者：

1. 隨筆 凡雜記見聞，體近說部者，古人皆名之曰隨筆，或曰筆記，或曰筆談。其體製又分爲三：一，每段有題目者，如雲仙雜記，子不語等；二，按性質而分類者，如世說新語，遺愁集等；三，既不標題，又不分類者，如洞冥記，異苑等。

2. 傳奇 此種作品，以唐世爲最盛。據唐代叢書所載，有一百六十餘種，均屬短篇，且多名著。事蹟新奇，文章典麗。就其性質，約分四種：一，別傳，如高力士傳，長恨歌傳；二，劍俠，如崑崙奴傳，劉無雙傳；三，體情，如霍小玉傳，會真記；四，神怪，如柳毅傳，枕中記。

(二) 屬白話者：

1. 演義 此體始於北宋。據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仁宗天聖嘉祐之間，國家閑暇，朝臣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後漸流傳民間。但彼時不稱演義，而稱說話，稱講史，或稱平話，至後又稱說書，爲宋時雜藝之一。其技重在口說。然說話人亦有一種底本，宛如戲曲之脚本者，名曰話本，又名詩話，或稱詞話。(註一)有時同一話本，因說話人之能力不同，而大有高下之別。據吳自牧夢梁錄，謂說話者有四科：一，小說，又分爲三：(甲)銀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乙)說公案，如博學提刀桿棒及發跡變態之事，(丙)以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二，談經說參，謂演說佛書，及賓主參禪悟道等事；三，講史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與廢戰爭之事；四商謎，靈屬隱語。案現存之宋人話本，僅有四種：一，京本通俗小說，屬第一科，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屬第二科；三，大宋宣和遺事，四，五代史評話，此兩書悉屬第三科。至隱語之書，今世已無存矣。

2. 描寫 描寫與演義無殊，所不同者，一重在口說，而使人聽，一重在筆述，而使人看。如紅樓夢，儒林外史，皆描寫中之最佳者。

二、才藻之作，如燁史，燕山外史；三、博物多識之作，如鏡花緣。

(六) 狹邪小說 花月痕，青樓夢，海上花等屬之。

(七) 俠義小說 兒女英雄傳，施公案等屬之。

(八) 譚實小說 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親之怪現狀等屬之。

論及體製，有長篇者，有短篇者，有文言者，有白話者。短篇類多文言，長篇類多白話，文言可分隨筆傳奇二體，白話可分演義描寫，彈詞三體。

3. 彈詞 卽宋時之陶真，一名官詞，唐時又謂之變文。據田叔成西湖志餘云：「杭州男女醫者，多習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在唐稱變文者，蓋舉古代典記，加以演說，變其文句，使人易於理會之意。至彈詞之名，始於重解元之西廂彈詞，然此種彈詞，實爲詞體之一種。其真正爲近世彈詞之先導者，當推楊維禎所作四遊記彈詞。其體製有三：

(甲) 有唱詞而無表演與說白 如近代教場石室所發見之孝子董永，季布歌，及太子讚等。孝子董永，季布歌，全用七言體，太子讚爲五七言體。後來之孟姜女尋夫，十里亭，菴堂相會，屬此類。

(乙) 有唱詞有表演而無說白 此體在彈詞中爲最多，且篇幅極長，如安國志，玉劍緣，筆生花，再生緣之類。

(丙) 有唱詞有表演有說白 此體與前體無大差別，所不同者。前體敘事用第三者稱，此用第一者稱。且篇幅類多簡短，決無如前體之冗長。如十五貫僅十六回，即較長之三笑姻緣，珍珠塔，雙珠鳳之類，亦僅十餘萬言也。

三 流變

上代小說，多爲神話與傳說，而山海經，穆天子傳，及楚辭天問等書，實足爲其代表。志怪之作，莊子謂有齊諧(註二)，列子則稱夷堅(註三)，然悉屬寓言，不足徵信。至漢藝文志稱出於稗官。然稗官者，職在採集，而非創作，猶之周代採詩之官也。觀漢志所載十五家，如宋子十八篇以上，多出於戰國之世。封禪方說十八篇以下，多出於武帝之世。蓋小說萌芽於戰國，而發達於漢初。武帝好女色而信神仙，小說皆汲其流，遂多神仙之談，及官闈之傳話。其最著者，如舊唐東方朔撰之神異經，及海內十洲記，舊唐班固撰之漢武故事，及漢武內傳，舊唐後漢郭憲撰之漢武洞冥記等書，其實皆六朝人所偽託。若夫關於官闈雜史者，則有漢文伶玄之飛燕外傳，及無名氏之雜事秘辛(註四)。六朝作者尤多，約分二類：一，爲敘述超自然之神怪故事，如魏文帝之列異傳，于寶之搜神記，劉敬叔之異苑，劉義慶之幽明錄，吳均之續齊諧記；一，爲人間名雋可傳之言行，及其他瑣聞，如劉義慶之世說新語，裴啓之語林，沈約之俗說，殷芸之小說等書。但此種小說，皆極瑣屑，而無系統之紀述。遠唐代始有較完美之短篇，類多關於一人一事之作，而作者悉屬名流才子，如元稹之會真記，陳鴻之長恨歌傳，楊巨源之紅線傳，白行簡之李娃傳，段成式之劍俠傳，蔣防之霍小玉傳，薛調之劉無雙傳，沈既濟之枕中記，李朝威之柳毅傳，李公佐之南柯太守傳等。或述艷情，或敘俠義，或談神怪，或誌功名，事皆新奇，

情主悽婉，文則極典麗而饒風韻。後之元曲家多取此為題材，故影響於後代之戲曲者甚大（註五）。然此種小說，皆為文言，決非平民所能欣賞。至宋代理學家有語錄一體，文學家又用白話入詩詞，小說受其影響，遂有平話一門，即宋代之平民文學也。宋人所作，今僅存四種，已述於前。元明兩代，作者尤多。在文學史上，實占重要位置。其著稱者，講史如施耐庵之《水滸傳》，羅貫中之《三國演義》，隋唐演義，說唐全傳，及平妖傳等。神奇小說，如吳元泰之《上洞八仙傳》，吳承恩之《西遊記》，無名氏之《封神傳》。人情小說，如笑笑生之《金瓶梅》，無名氏之《玉嬌梨》，荻岸山人之《平山冷燕》，名教中之好速傳等。就中《水滸》，三國，西遊記，金瓶梅四書，尤為傑作，稱四大奇書。此外短篇小說，則以今古奇觀為世所傳誦，此書共四十編，由抱甕老人於三言兩拍中選輯而成者也（註六）。

清代之章回小說，更形發達，名編鉅製，未易悉數。如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曹霽之《紅樓夢》，陳球之《燕山外史》，李汝珍之《鏡花緣》，陳森之《品花寶鑑》，文康之《兒女英雄傳》，俞樾改訂《石玉崑之七俠五義》，劉鶚之《老殘遊記》，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魏子安之《花月痕》，樸之《孽海花》，皆其卓卓者。至於短篇小說，則有蒲松齡之《聊齋誌異》，以詞采見長，紀昀之《閱微草堂筆記》，與袁枚之子不語，一以善說理著，一以善寫實稱。與鈕琇《風塵》，沈起鳳《諧鐏》，同為膾炙人口者也。

- 註一 宋以來平話，每回開場，必先唱一首詩或詞，結尾亦用一首詩，或兩句詩作結。至全書之起結處，又各有一首較長之詩或詞，概括全局，或敘述說書人說書之本意。
- 註二 莊子逍遙篇，「齊諧者，志怪者也」。舊註，齊諧，人姓名。後借用作齊名。按齊諧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俱有宋東陽先嚴齊諧記七卷，梁吳均續齊諧記一卷。齊諧記今已不存。
- 註三 列子湯問篇：「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誌之」。註，夷堅，古人名。宋洪邁著有夷堅志四百二十卷，雜錄仙鬼語事。今所傳本，僅五十卷，餘已散佚。
- 註四 雜事詠辛一卷，紀漢桓帝選后事，不知作者姓名。楊慎序云：「得於安寧土知州萬氏」。據沈德符野獲編云：「殆為升庵一時遊戲之作」。
- 註五 元曲中關漢卿王實甫之西廂記，即原本元稹會真記。白樸之梧桐雨，本陳鴻長恨歌傳。戴尚甫之曲江池，本白行簡李娃傳。俞仲賢之柳毅傳書，本李朝威柳毅傳。其他甚多，未易悉數。
- 註六 馮夢龍著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種，共一百二十篇。凌濛著有初刻拍案驚奇，續刻拍案驚奇二種，共八十篇。

藝文叢談

從六六工程師節談到中國最早的工程師大禹 幸治

六月六日是大禹生日，大禹生前治水，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利工程師，亦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工程師。故取其生辰作為工程師節，所以紀念先賢，啓發後進，意義至為重大！

大禹治水精神有兩點彌足敬佩。第一是公而忘私；他的父親鯀因治水九載無功而被舜殛於羽山，大禹則未嘗念殺父之讎，以治水為己任，卒成大業。當奉命之初，他新婚才三日便出外工作，歷十三載，三過其門而不入。第二是他的廉潔的生活；他菲食陋居，辛勞動苦，過着非常刻苦而樸實的生活，從不肯浪費一點，因此獲得當局的信任。

那時水災最嚴重的地方便是現在山西省的西南部從臨汾到永濟這一區域。鯀治水的方法是採用「水來土掩」的方策，到處築堤防水，但是終歸失敗。再則講究疏導的方法，順着水性，讓它從高的地方流到低的地方。他爬上最高的雷首山觀察地理；那時山上的樹木好茂盛，其中還有很多的野獸，他就先把這些密密層層的樹木除了，以為治水的前奏；以後他便開鑿二個山口，第一個在今山西省的吉縣南面的壺口山，河水由此下洩，好像由壺口注出一般，所以叫做「壺口」；第二個在今河津縣的西南的龍門山。河水出龍門之後便在平地上流了，不再氾濫成災，大禹治水因以成功。

在歷史上我們稱人為「神」為「聖」為「大」，皆表欽崇景仰之意。堯在位的時候因見水災的嚴重，自覺能力薄弱，便禪位於舜，舜以禹治水有功，便禪位於禹。這種光風霽月的胸襟和開明的政治，實令後人起無限的敬慕。所以稱堯為神堯，稱舜為聖舜，稱禹為大禹。大者有充實而光輝的意

不敢說，我對你牽記 方敏

怎麼敢大胆說，
我對你牽記？
只是當夜晚，
你總出現
在我底夢裏。
我夢見：
前面有兩條歧路，
而我自己卻正在
歧路的焦點躊躇。
我夢見：
你，青春盛開的歡欣，
可是憂傷而哭泣的
是另一個褪色的心。
我夢着同樣的夢，
昨夜，今夜，以及明夜……
糾纏着我的，
就是這樣的夢呀，
從黃昏直到天明。

不知誰說過「一諾千金」，
而莊嚴的一諾，
更輝煌於黃金；
而莊嚴的一諾，
比黃金更堅貞。
就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曾在人前許下過千金的一
諾，
要是再許下你一諾千金，
我將以自己污穢的手
撕毀自己的莊嚴與堅貞。
就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夢見歧路，
我夢見歡欣與哭泣。
就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不敢說，我對你牽記。

一九四六年三月

思，可見禹的偉大猶遠邁堯舜。

論我國歷史上最的工程師當推黃帝，他發明了指南針應用到軍事上去，指南針是一種磁鐵，可見當時他已能夠自己採冶，成為我國最早的鑛冶工程師，但是我們為什麼不奉他的生日為工程師節呢？因為工程是講求厚生的，不是講求作戰的，所以不取黃帝而取大禹。這也是大禹超越黃帝的地方。

有人以為大禹也有可指摘的地方，自他以後夏朝便子子孫孫的承繼着，不再禪讓給賢能者了。這種家天下的制度造成了後來無數的爭亂，一直到民國才把這種帝王傳統的制度改革了。但是要知道，歷史的發展必然要有這樣的家天下階段，禹自己一個人原是作不得主的。

四月四日是兒童節，五月五日為國府成立紀念日，六月六日是工程師節，七月七日為抗戰紀念日，這四個節日含有一貫的意義；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有了主人翁才有行使五權的政府，有了政府才能培植和任用工程師，有了工程師才能從事抗戰工作，以迄於建國的完成。在戰爭中不知有多少工程師從事於要塞工程的建築，航空工程的發展，交通運輸的修暢，兵工器械的製造，電訊聯絡的組織，糧食衛生的維護，水力電力的運用，莫不嘔心瀝血，披肝膽，絞腦汁，站在神聖的崗位上而努力。在建國的時候，其創造之艱鉅更甚於破壞的困難，其責任的重大尤倍於往昔。我們，模倣他的治水的精神，從事於厚生的工作。

從廣義上說，假使把建國的工作當作一件偉大的工程看待，那麼我們人人都可以做工程師了，政府當局是總工程師，我們人民是基層的工程師，必須上下一心，公而忘私，廉潔操守如大禹，始有成功之望！



舊事重提

英 C. W. MASON 作

作者梅孫先生 (C. W. Mason) 庚子前在華遊歷多年，曾供職中國海關，對我反滿革命，有親切的經驗。著有 "China Confession" 一書，流行英國。氏現年八十一，應本報倫敦辦事處之約，在病榻寫此一文，追述當年一樁舊案，甚饒史料價值。

我這個八十歲的老頭子，居然有機會來對現代的中國，講及一個我所熟知而他們所不盡知的中國，真是意外可喜的事。我以為我最好還是簡略地談談在十九世紀末（中國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前二十年）我的早年生活和在中國的不幸的冒險。

我是一個寂寂無聞的人，也許沒有人會知道我會跟中國有過什麼關係。而且年紀老了，記憶力弱，也不免說話瑣細，喋喋不休。所以，我最好引述文件上的證據，來說說關於我的一段可笑生活——這一段生活在我還是熱熱而親切的。這包括一八九一年十月間「字林西報」增刊所載關於我在上海受審的報告，和英國外交部印行的一八九一年議院中國監皮書（第二號）其中有關於我被捕，受審和滿清政府的反響的一切報道。

讓我把起訴書以及我的辯護詞引述一下，大家就可以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

當時似乎沒有一個英國官吏能夠清楚地曉得我觸犯了那一條法律，他們的選擇是在「對友邦發動戰爭」，「攜帶炸藥圖謀不軌」與「在上海從事盜劫行為」之間。檢察官最後選定了第二條，雖則這一條只能適用於英國的領土；我的罪狀包括「在一八九一年十月十三日（或這一天左右）他故意攜帶炸藥包，這三包炸藥在他的保管下，可以作爆炸之用。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自有理由認為他現有將炸藥作不法使用的嫌疑。」（這案件叫做梅孫案 R. V. Mason）

法庭（設在上海當時的英租界，是一個小型的領事法庭或警察法庭）的書記問我：「你怎樣說，犯人，你有罪還是沒有？」我含着笑回答他：「噢，有罪」——這一個答復使得他們震驚，同時也使得法官韓能爵士 (Sir N. Hannen) 如釋重負，因為有人告訴我，韓能

爵士對於他自己所在地的主權還不能確定，事實上他的所在地並不是英國的領土。他欠身向前高喊「陪審員退席」。他的眼睛向我用力的釘了一下，就很和藹地說：「如果你們有甚麼理由可以說明你不應該受處分的話，那麼我以為你在那時候說出來，跟將來再說是一樣的。」我冷淡但有禮貌地回答他：「謝謝！我也許可以說明我不打算用這一點兒炸藥來發動叛亂。我根本就不曉得怎樣使用炸藥，但我願意承認這些炸藥會放在我的箱子裏企圖作違法的使用。我寧願認罪，免得要我供出我那些中國朋友的名字來，如果我那樣做，會使得他們的腦袋搬家。」

法官說：「你的意思是說你有罪，但是不願再提供比現在更多的證據？」我說：「並不完全是這樣。對於我個人，拿出什麼證據來都不要緊。庭上要我知道我有許多個朋友和僕役已經被兩江總督下令拷打殺頭了。」

有些中國官吏坐在陪審的座上。兩江總督的代表倖倖地向上海道羅道台提出了抗議，再由翻譯官轉述給法官聽。韓能爵士不耐煩地皺着眉頭對我說：「在這裏受審的不是你的中國朋友，而是你自己。你或許把於你自己有利的證據也隱匿住了。」我答（心不在焉地）：「現在沒有什麼於我自己有利的話可說，我自己想對滿清發動叛亂，而我也已告失敗。」

讀者自不免要問：「這是甚麼一回事？誰是梅孫？他為甚麼現在告訴我們這些軼事？」你們要事實，不要虛構的故事，我也是一樣。在我的審訊中披露出來的事實是這樣：在一八九一年九月十一日江海關（據說着有人告密）從由香港運來的一批鋼琴，農具和商品中查出來一批違禁的軍火，我恰好是這條線的乘客，又以海關職員的地位，阻止把這些箱子

打開；我親自去見江海關稅務司布里頓 (R. B. Bredon) 要求他准許這批可疑的商品運到鎮江。布氏向北京打電報請訓，並且要我自己以名譽担保，在未得允許之前，不要離開港口，但我在半夜裏就偷偷地離開了港口，我沒有帶走我那一千枝來福槍，只帶了一枝手槍和五鎊炸藥。九月十三日晚我在鎮江附近被英國砲艦「萊德普爾」號捕獲，成為英海軍的人犯，解回上海。在那裏我被上海道非正式的詰問了一番，詰問時海關及使館的官員都在座。最後經過幾個禮拜的監視，和中國當局在鎮江對我的黨羽考問的結果，我被英政府逮捕，被控「對友邦發動戰爭，危害了英王陛下的堂兄弟光緒皇帝陛下。」

由於我自認有罪，出乎法庭的意料之外，結果我被判處徒刑一年，罰銀五千元，在上海英國領事館監獄監禁期滿後，即驅逐出境，像「海盜」一般被遞解返英。

我這次圖謀未遂的「叛變」，事實上完全是「一個可笑的失敗。我花了那麼多錢，幾經艱難才弄來的軍火，絕未到達中國革命分子的手裏，除了跟我有關係的每一個中國人被逮捕，拷問及當眾斬決之外，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三年之後孫中山先生企圖在廣州起事，他所採取的方法和我想攻佔鎮江全無二致。他失敗，但逃脫了，留下的手下也是被清廷殺戮。恰巧孫氏和我同年。我們都是一八六六年出生的。當我企圖推翻滿清時，他還是澳門的一個牙科醫生。

在我承認有罪之後，按照英國的法律，不必再提供進一步的證據。當時英國皇家檢察官，代表英國政府綜括我的罪狀如下：

「此案是引起重大注意的一大串事件的一部份。在

長江一帶已經發生騷動，生命損失，財產破壞，並且引起嚴重的危險。此案最先是為大清國政府的利益而提出檢舉，至於大清國政府對於用法嚴重的意見，是另一回事，自不待言。英國臣民損害中國，英政府應加以懲處，這是英國對中國的義務；但關於處罰一點，只能遵照英國本國的法律施行。

「本案醜聞中的事變即將發生，其他若干的事變已經揭出。協助這些叛亂的確是一件嚴重的事體，而本案的犯人無法表白他並不會協助他們。他攜帶軍火給他們。我將向庭上告發，他如何企圖把軍火交付他們。」

「此外應請庭上注意一點。這是一件確鑿有據的事實，犯人已不否認：有二十個人約好跟他夥同到鎮江去。我們有證據證明犯人向其中一個人說，可能強迫這條船裝載軍火駛到一個指定的地方。這可以構成海盜的行為……」

當時誰都知道，這次起訴的唯一目的只在敷衍滿清政府，因為滿清政府要求將我處以極刑。我受滿清政府的雇用，在法理上我可以算是中國的臣民。可是我在事前已經提出辭職，但是總稅務司赫德爵士 Sir Robert Hart 好意地加以拒絕，又把我介紹去北京同文館當英文教授。我沒有接受，始終未到那裏去授課。

上文所說的長江一帶的事變是哥老會（太平天國戰事被解散的軍士所組織）在通商口岸的排外舉動。新任兩江總督劉坤一停止發給他們恩餉，這就是他們的報復。

不幸，我也是哥老會的一個會員，又是南京幫會裏的老頭子的至交。在我的審訊中，我被指為反對英國的叛徒，鼓勵中國的排外運動和誤傳教士為難。這一點是沒有人會相信的，我的上司赫德爵士更不會作這樣的想法。但是上海的外商以為我敢軍火走私的生意，像他們在太平天國戰爭時一樣，企圖發一注橫財，可是他們這種的悲觀，我却惟有敬謝不敏。

事實上，我是一個浪漫的極無知的青年小子（我在一八八六年到中國時才二十歲），我聽信關於滿清專制腐化的故事，我以為自己是一個解放者，像英國詩人拜倫在希臘所作的一樣。花去贈買軍火和招集人馬的每一個使士，在審訊時已經證明都是從我自己的腰包裏掏出來的（共約一萬鎊）。還是因為我繼承了一筆遺產纔把我引入了迷途。

「推翻滿清」的口號，在孫中山先生以前，已經有人喊出。也像我一樣，是從具有太平軍傳統的哥老會那裏得來的。十年後山東發生的「拳匪之亂」也使用這個口號，至於滿清政府怎樣會把它變為排外運動，那是應該由歷史來揭示的。

我對於洪楊，知道得很為真切。當我初到中國時，南京還有他們佔領時遺留下的殘跡。由上海到鎮江沿途荒涼的情景，清晰可見。我的僕人就是在哥老會裏的，他的父親是洪楊的下屬。我到中國的翌年，鎮江被焚，他也有份。我獨自在海關關卡上，差不多有一個星期，只有我一個人處理一切。和我作伴的還有一隻狗和一枝短槍。我會跟這個勇敢英俊的青年鬥過一次，我很喜歡他，我相信他也喜歡我。我的僕人從沒有背叛過我，唉，他們一直忠實到死。

我們在中國海關裏服務的外國青年，薪給豐厚，生活奢侈。我們有自備的馬，轎子和遊艇，週末可以出去行獵。我在揚州搜買舊瓷器，認識一個有錢的退休官吏的兒子。這人是很可愛而又是很放縱的。他介紹我認識了許多同他一個階級的青年以及另一個階級的女人。我學會了說當地的方言，而且說得相當流利。

我們後來怎樣同謀作亂，現在已記不清楚。這件事大抵醞釀了兩年。我用了一年的功夫訓練哥老會會員操練，使用來福槍和手槍，五人一隊充作我的職仗。馬夫和船手。

我們的計畫在攻佔鎮江和以下的口岸。我打算把軍

火（我自己購買的）帶到約定的地點交給他們會受操練的五百個人。他們由一個李鴻章部下的失意軍人夏上校（譯音）指揮。我悲感地記下他的姓氏，因為當我被捕時，他的頭已經懸在鎮江的東門示衆了。

我離開約摸一個月，到香港去購買軍火，招集人手。一切都要靠我的夥計們清楚知道我在什麼時候把軍火運到。這需要在海上來一次海盜的表演。

我必須用密碼把我到達的日期或船名打個電報給他。這就是我的錯誤。我所信賴的一個人竟向海關報信，以獲取軍火所值一半的酬金（萬元以上）。這實在是我失敗的唯一所在。我信賴任何人。如此無知，如此天真，今天回想起來，連我自己也不相信。

當我由香港回上海途中的一週，許多人在被斬首，任何人跟我發生過任何關係（你明白我的意思）都遭逮捕，交付審訊。我回到上海時，還一點不知風聲。我打算在那裏住一夜的法國旅店的茶房，給我看一張一個妓雙腳離地吊起來拷打的照片。那是我曾送她一隻金表的揚州歌女。這張照片剛剛運到。這種照片在上海是很可以賣幾個錢的。

滿清政府當時大為震驚，兩江總督怒氣衝天，自不在話下。他們曉得這些事體已經醞釀了三年，他們曉得排外的亂黨企圖把滿清推入一個對外戰爭的漩渦，以便乘時發動叛變。他們甚至懷疑英國政府也會參與，不過由我出面。

好了，英國政府洗刷自身，對它的朋友中國皇帝已盡了義務，讓這個替罪羊淪入毀滅與污辱。戰爭的幸運，我無所怨尤，對於這次的失敗，實在沒有理由可以推托。

這件事發生於一九一一年以前的二十年，現在想起來，我可以說對於以後所發生的許多事情，都有極大關係，但時間，空間以及我衰弱的記性使我現在不能多說。我曾引述了文件上的記載，在這篇短文裏，我只能這樣做。我是否能把我這些回憶引申一下，惟有等以後再看吧。

（轉載上海大公報）

美國的高等教育

本社輯

簡短的歷史

美國的高等教育，幾乎和它的工廠和城市同樣地新穎，它的發展也和美國的機械文明同樣地迅速。在一六三六年（海峽殖民地設立後不久）到一七七六年的四十年間，美國所創立的專科學校僅有九個。一七七六年起一八六一年內戰爆發時期，專科學校增至一百七十三個。到了一九四〇年，專科學校和大學已多開一千七百個。哈佛大學於一六三六年和耶魯大學於一七〇一年創辦時，它們的一切甚至比不上今日的大學先修學校。內戰以前，幾乎所有大學和專科學校都是宗教團體創辦和維持的，所以校內生活也具有極濃郁的宗教色彩。直至十九世紀中葉，專科以上教育開始解放；宗教課程減少，限制並採用選修制度，此外並加上外國語、科學、專業和其他專門課程。一八六二年後，美國政府准許各州以土地充為設校之用，美國高等教育遂迅速地自行擺脫宗教勢力的約束，並日趨科學化。

甚至在一八六五年，美國高等教育仍較今日為遜色。據尼溫斯(Allan Nevins)教授說，其時哈佛大學還是一個時和貧困鬥爭的小規模專科學校，還沒有明確的教學和研究制度。它的課程除科學以外，其他課程均較今日的高中遜色。耶魯甚至更不行。它的課程是落後的；當年耶魯大學教授的薪給較年青的主管官少；圖書館基金每於重新徵集前用罄。多數專科以上學校不授外國語；科學的課程不多見，實驗係在教室內由教授自理，學生無自行實驗的機會。主要課程為古典文學、算

術、倫理學和修辭學。一位教授每兼授四五種不同的課程。

這就是一八六五年美國高等教育的輪廓。直到十九世紀最後一年代，專科學校的課程和學生生活始有長足的進步。二十世紀到臨後，這種進步已倍見迅速。

研究院是比較晚近的產物。哈佛於一八七二年開始組織其研究院——距該大學成立逾二百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創設之初就有其研究院，是最早設立研究院的大學。十九世紀末年，哈柏氏接長支加哥一大學，當即宣佈他的治校政策將為「研究知識第一，教授知識第二」。這個時期給美國高等教育機關劃下研究院開始迅速發展的界線。

今日我們非但可自美國各研究院中找到研究生人數激增的事實，而且也可以見到很多的世界聞名的學者。美國的研究院無論在校舍，現代化設備，校園之美化和他對社會的貢獻等方面均不下歐洲的研究院。美國大學的實驗和課室是美國廿世紀工業和文化進步的發源地。美國各大學的實用科學水準為世界各國之冠。甚至對實用性較少的科學，如天文學，美國也遠在任何他國之前。這是五十年的短期內美國高等教育的成就。

高等教育制度的殊異

美國高等教育的主要範疇為大學，專科學校和初級專科學校。專科學校和大學在理論上皆確有顯著的不同，然而這兩個字眼常混而為一，可相互為用。就各校的經費來源來說，美國高等教育機關可歸納為州立、市

立、私立和教會各宗派的。美國中部和西部各州州立專科以上學校最多。過去市政府僅主辦初級和中等學校，然而晚近它們也插足專科學校的領域（惟一的例外為紐約城專科學校，創辦於一八四七年）。舉一個例，紐約城裏的市立專科學校使城區子弟無須遠出即能享受自由的專科教育，該校已贏獲崇高的名望。西部各州的城鎮多設有初級專科學校，從而減輕當地居民的完全專科教育的負擔。多數私立的大學和專科學校是宗教團體創辦的，其後大眾的力量就大大增長，教會對這種學校的控制亦日趨鬆弛，在十九世紀初期，這些私立學校是美國專科教育的主流。私立專科學校和大學多集中在東海岸，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哈佛、耶魯、普林斯敦等校。宗教團體，如天主和基督教教會，在全美各地設立很多專科學校。

美國大學採用學分或點制(Credit or Point System)，文學士學位通常應有一百二十學分。普通學生每學期可得十五學分。很多學校的學費按照學生所得學分計算。碩士或博士學位所需的點數隨學校、院系的不同而異。

取得學士學位通常要四年，碩士學位至少又須一年。某些學校規定學生的主要科學分應特多外並應撰寫學位論文。博士學位通常須要三年。學生除應有相當的學分外並應撰寫一篇富有創造性的學位論文，確證他有獨立研究的才能。口試和筆試也是取得學位必要的過程。口試的範圍僅包括某些與論文有關的問題，然而筆試却繁雜得多，包括主要科學的所有問題，是以常須好幾天纔能作完。準備筆試閱讀大量書籍，研究社會科學的尤須博覽羣書。是以某些英文程度不夠或閱讀進度不快的學生就遭遇到莫大困難。在多數學校中，學生於取得學士學位後可直接進修博士課程，所須事先取得碩士學位。(下期續刊)



國立復旦大學

觀察、感想、意見

茹剛

校車經過虹口公園後十五分鐘，便可以看到以廣大的青綠的草原為背景，復旦大學校舍。最勾引視線的是一座宮殿式的有著飛越姿勢的巍然的圖書館。

汽車所趕行的是魏德道路。魏德這名字，在中國人民的心上引起沈重，但這條路本身卻給人以輕快的感覺。也許是季節使然吧，掠着五月的晨風，灰銅色的校車在柏油路上飛馳，窸窣車窗，那片刻的享受是愉快的。從耳朵，眼睛，鼻子，到皮膚，感覺着空氣的清新與柔美。路旁不時閃過披着繁花的清麗的籬垣，那是誰某的別墅吧。農家的破舊的老式房子是這條路上的不漂亮的補釘。較之清麗的籬垣，不漂亮的補釘是更多的，這是「時代」這道手最真實的傑作，誰也掩蓋不了它。

江灣是上海市北面的郊區，復旦校舍位置在江灣的空曠的原野上。

受着戰火的摧殘，復旦校舍一部分是燬掉了。但比起同在上海的其他大學來，復旦的損失算是輕微的。她今天還保有足夠的教室，禮堂，實驗室，圖書館，衛生院，和宿舍，堂皇寬敞又舒

適。而新近接收來的幾百間敵人的房屋，使復旦的宿舍具有了雄視上海各大學的規模。今天，學生宿舍，寬的只兩人一間。而這些房子，正等待從重慶東運的更多的師生來給予以熱鬧與充實。

校車開進朱紅的大門，在體育場的一角停下來，以這里為中心，一切教室，圖書館，宿舍，散散落落的聳立在四周。正南是校門，左手過去，東南角是幽靜的燕園，戰爭中沒人照顧，花木顯然荒蕪。順次向北是體育部辦公室，再北是子彬院，大學的神經中樞辦公室在這里，後邊是一座三層大洋樓，那是女生宿舍。衛生院以小巧的型式孤芳自賞地躲在西南角上。過來一點，是雄偉的圖書館，面北，展開着平遠廣衍的體育場。體育場西邊，並肩成一字形的，是三座洋樓，兩邊的做宿舍，中間叫做儲公堂的是教室，簡公堂樓上正中一間是教師休息室。

接收來的「東洋房子」在校外的東南方。站在校門口望得見的那半里外的一列房子，粉牆紅瓦，幽幽靜靜地伏在藍天下的，就是它。教授的住宅和一部分學生宿舍在這里。

復旦給人以「故家喬木」的感覺。有頭髮雪白的老教授，從他們手里作育了不少中國各方面的人材。有本校教育出來的教授，證明流出去的水還成爲新的源泉。有數輩故如家珍的老工友，灰白的鬚髮訴出時間的意義是在那里，「白頭宮女，閉話玄宗」，滿有歷史的情趣。在變化與發展的過程中，時間的意義是嚴重的，它可能指出繁茂與成熟，也可能指出凋殘與衰老。

對於「故家喬木」，應該予以尊敬。老輩的典範與風流，是寶貴的財產，也是崇高的光榮。但接受了光榮的傳統，予以再充實，再光大，因襲而不拘囿，隨時注入新生命新精神，將是另一賢明的措置吧。復旦，在這兩方面，似乎是都能辦到的。

復旦出的政治人材特別多。今天，學校里的政治空氣，還是極其濃厚的。在學生羣中，反映着各種政治思想與體系的組織，在學會，學社，同學會，同鄉會的名義下，呈現着極其熾熱熱鬧的局面，在壁報板上，那些所謂「文化走廊」，「文化牆」，顯現着各自的精神與面目。從行動到言論，一切以最忠誠

的最單純的心理來進行的人，將得到讚美，他們將偉大，他們會成功，他們可能成爲多數人中的主導的力量。

但是，我們希望大學的學習空氣，將是一種更濃厚的超越一切的空氣。對學術的一切部門作深入的探究是需寒冷靜與耐心的。我們發現，學生羣中，不乏沈潛好學之士。淡泊於一切官能的刺激與享受，而獻身於科學與學問，使學問的海洋增加其浩瀚深沈，那樣的風氣是可珍貴的，並且是應該提倡的。自然，這里的意思，並不主張脫離實踐的空虛的學術研究，那是很明白的。

大學的職能是要在學術的園地里，栽培更多的花卉，是要在文化的金字塔上安上更高的一塊頂石。而時間將對這種職能作正確的考驗。時間是一位公正明白的先生，一切學生，在他面前的作弊都歸無用。復旦，從教授到學生，將向這一方面努力，使他們的學校成爲學海里的一支深沈雄渾的洪流。「假我以時間，我將成功」，努力吧，好，寄與以最大的祝福！

但是，這里使我們感到可惜的，是大學的經費與教授的待遇是太差了。專

任教授與公務人員待遇同，加上不夠買牛担白米的研究費，兼任教授更乾脆，一個鐘點連車馬費一千八百元。在「生活不及老媽子」的情況下，一切研究無從做起。這樣，期待學術的開花是不可能。既是喊出了「教育第一」，那末，對這種事實，政府應該有一番嚴重的考慮。不僅對復旦一校，而是對全國的大學，而是對一切的教育機關。

現在，上海的復旦，稱為補習部，雖然一樣也從一年級到四年級，一樣有着文、理、法、商、工五個學院。學生千六百人。重慶的，多一個農學院，那是大學本部。有學生二千多人。本部已於五月中旬結束，現在正復員東遷，從下期起，本部跟補習部合併了，那是洋洋三千多人的大學校了！

復旦，有一片土地在無錫太湖的邊

上，山明水秀，確是好地方，當初主張把一部分搬到無錫去。但不能「以天地為尊」啊，所以現在分辦的主張暫時擱起。

復旦，將以空前龐大的規模，顯現於國內高等教育的國土。同時，以一個國立大學的身分存在，在她的歷史上，依照一般的看法，增加了光榮與名譽。我們應該肯定：復旦在生長，並且在以相當迅速的速度生長。她正處在她自己的一個新的時期。這生長的情形，最明顯的表示在量的方面。伴隨着量的發展，我們更應期待的，並且可能期待到的，是質的提高。我們看到上海補習部的教務處，正用嚴格主義來策勵學生，希望能由此導引學生走到高度的學習熱潮。

抗戰八年來，上海補習部與重慶本部，各自發展，彷彿兩個獨立的機體似的。每一工作部門，彼此都具備，各自是一個完整的機體。現在，可要融合為一。因此各部門工作人員職務與課程的調配上，是一個實際問題。「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疆場之臣」，在勞績或貢獻上權衡則是很難說的。但是，我們相信，這實際問題，可能得到妥善解決，理由是，不論居者與行者，好多原是「老復旦」，過去多年的同事關係早已養成合作與瞭解的基礎。

另外的一點，是學生生活上的重慶風與上海風，將融合為怎樣的一種新風氣，倒是一個有趣問題。重慶風是山風，上海風是海風。照人數，山風大過海風，山風將以多數的力壓倒海風的吧；照地理環境，山風吹到海風區來了，海風將以主人的地位把山風銷融的

吧。筆者收到一封重慶的來稿，提起重慶人正在學習上海話，他們的藍布袍著實對這里的西裝擔心。那末，看來，柔婉的海風終將同化剛勁的山風的。

在復旦，筆者是一個常客，根據淺嘗的觀察而作成的介紹，與因之而生的粗率的見解，自知是不見得正確的。不僅為了復旦是國家的一個高等學府，並且也為了筆者在生活上跟復旦發生了一點關係，所以愛她也關心她。今天，抗戰勝利，日月光華，復旦已是國立的大學，人數又空前龐大，面臨國家的又是學校本身的新時期，復旦應該不斷的進步，在自己的成長中，更多的貢獻於國家。讓筆者借用彌魯歌里的話，對復旦拋出衷心的祝福吧！

「日月光華，且復旦兮！」

一九四六年六月

告本刊讀者的一封信

編輯室

親愛的讀者諸君：
讀書通訊半月刊，我們希望它成為知識青年們自己的刊物。我們希望它不但能廣泛地走通知識青年羣中間去，並且要變成他們最心愛的讀物，他們的言論、思想、感情的自由發揮的天地。所以，我們熱烈的希望知識青年們，包括學校青年和職業青年，來投稿。不論關於學習方面，生活方面，有什麼意見或感想，我們都希望大家來發表，來討論。通過這一步驟，我們尋求大家能夠得到進步。

在目前，我們知道大家很苦悶，無

論社會或個人，到處存在着不易解決的問題。眼着這些問題，熱情的青年們，誠如魯迅先生所說，「沈靜則嚼碎自己的心，發揚則忘掉自己的命」，在沈靜與發揚之間是不可能中間的第三條路的。那末，來，請把你們的苦悶與問題，告訴我們吧，我們給你發表，給你解答。所以，我們從第一一百一十一期起，添設「青年信箱」，歡迎大家寫信來，有什麼問題都寫來，關於學習的，關於職業的，關於社會的，關於社會黑暗的，凡是看到感覺到想到的都請寫信寄來。我們一定盡我們的所知公開回答

你們。信，請寄上海福州路七六九號讀書通訊半月刊青年信箱。
我們以後的工作重心，將放在學習與生活的實際指導方面。請專家與學人寫的文章，也將以這一方面為多。並且經常的刊登學校與學生生活方面的種種動態，使學生在求學或選擇學校的時候，得到有價值的參考。
最後，我們歡迎學校教師們給我們寫稿，以各位先生的積年的學識經驗，一定有許多寶貴的意見，為青年們的有價值的精神營養。請大家指教我們，也指教你們的學生們。我們深信，青年人

與學校教師，是我們的最好的老師。我們希望讀書通訊工作上更成功，一定要不斷的接受大家的指教，不斷的向大家學習。
我們希望大家對我們投稿，通信，批評，和指教。
如果覺得本刊還不夠，請直接定閱，並且請介紹給你的親戚，朋友，和同學。
讀書通訊半月刊編輯室啓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